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海錯圖》中與琉球有關的文物

陳龍貴

清朝康熙年間，浙江杭州錢塘人──聶璜──創製了《海錯圖》，共計四冊。作者聶璜，對海洋水生動物有著極爲濃厚的興趣，而其繪畫天賦，促使他充滿強烈的欲望繪製了生動有趣的《海錯圖》，而此類創作在我國藝術文化中，是十分罕見的。

聶璜號「閩客」，曾長期居住福州。而作爲福建省會的福州，是中國與琉球朝貢貿易往來，中國的唯一口岸；因爲對於水生動物的濃厚興趣，聶璜很敏銳的觀察到，市面上有不少水產來自琉球，也因此我們看到了《海錯圖》中的琉球水生動物圖繪。

聶璜與往來中國琉球的福建籍、琉球籍船員都有交往，還認識南臺（海關所在）的商人，因此從《海錯圖》的文字紀錄，我們也看到了琉球將海產品賣到福州的貯運方式，不只保鮮，且沒有海損；而福州的能工巧匠，從琉球進口巨螺殼爲材料，做出了多種實用又具有工藝價值的器物，如鸚鵡杯、螺盃、調羹、搔頭等。

前言──聶璜與《海錯圖》

聶璜，字存庵，號閩客，浙江杭州錢塘人；[1] 生卒不詳，主要活動於清朝康熙年間；一生遊歷江浙滇黔荊豫冀閩等地。[2] 約康熙三十七年（1698）間創作繪製《海錯圖》圖譜。

《海錯圖》，清代康熙年間一部以海洋水生動物爲主的圖譜，間有淡水生物，共計四冊：第一至第三冊，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爲第四冊（圖1）。《海錯圖》形制爲冊頁，第四冊共計四十四開，一百多幅圖，每幅圖皆配有文字說明。[3]

據吳誦芬所引，「海錯」典出《尚書．禹貢》：「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有海產錯雜紛陳之義。[4] 聶璜繪製《海錯圖》亦有此義，圖譜中的海產不只錯雜紛陳，聶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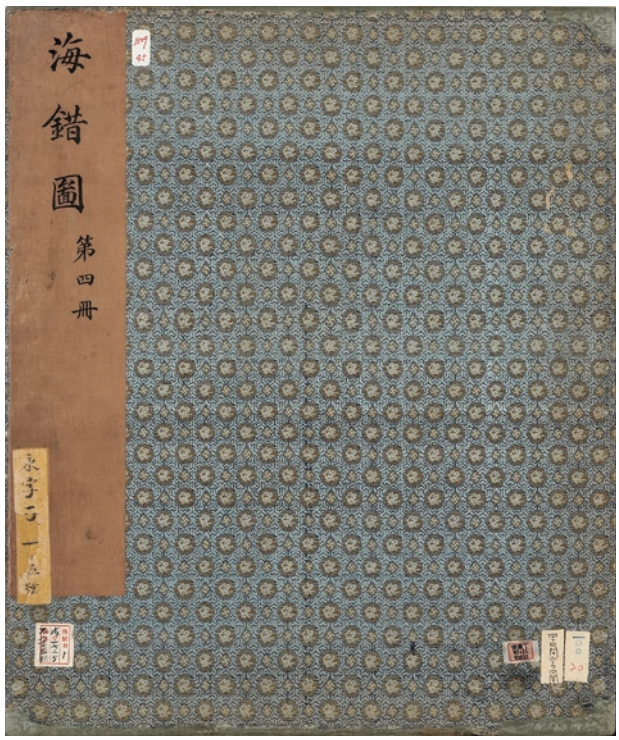


圖 1　清　海錯圖　第四冊　封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633



圖 2　清　海錯圖　第四冊第七開　巨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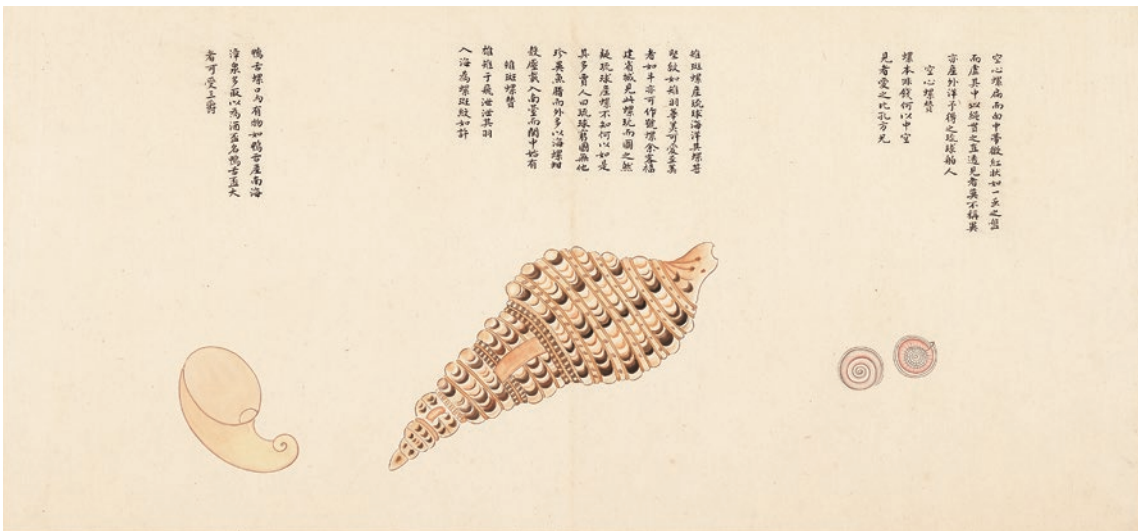


圖 3　清　海錯圖　第四冊第十一開　雉斑螺

還用文字說明、介紹每種海產的產地、各種用處等等。

就用處而言，有少數可供入藥的；有可作爲器物、甚至可供把玩的，譬如：

巨螺（圖 2）

福省巧工，車琢其殼爲盃，去粗皮後，帶綠色則曰鸚鵡杯；去其綠皮，珠光色則曰螺盃。至螺中心有圓紅處，則曰鶴頂紅。琢杯餘料爲調羹、爲搔頭，一切玩具諸飾甚多，其屑即爲螺鈿。海中諸螺，惟此螺有光彩，而取用亦無窮也。

雉斑螺（圖 3）

雉斑螺產琉球海洋，其螺甚堅，紋如



圖 4　清　海錯圖　第四冊第十二開　象鼻螺、八口螺



圖 5　清　海錯圖　第四冊第三開　响螺

雉羽，華美可愛；至美者如斗，亦可作號螺。余客福建省城，見此螺玩而圖之。

象鼻螺、八口螺（圖 4）

象鼻螺其形如象鼻……琢之可爲酒器。八口螺，邊上冲出八嘴，式樣甚異；然質粗重而無光彩，不堪爲酒器、文玩，僅備螺名而已。

有一句成語「山珍海錯」，講地是我國的飲食文化，無論是山裡的珍禽異獸、河海湖泊裡的水產，都可供做食材。毫無例外、也毫無疑問的，聶璜號「閩客」，更是「饕客」，《海錯圖》裡各種水產的用處，更多的是如何料理成爲美食的說明，僅舉三例如下：

響螺（號螺）──响螺化蟹（圖 5）

其色綠而味美，蘸肉食，代醬甚佳。

泥螺（圖 6）

泥螺越東之稱，閩中稱爲梅螺，杭州則稱土貼。……殼薄而肉柔如蝸牛狀，必以灰洗其涎，然後醃之，始可食。小者碎如米粒，名桃花土貼，甚美；大者姑蘇賈人以白酒糟拔去鹽味，更以酒母好粕醉，加以白糖則能吐膏，爲下酒上品。

紅蝦（圖 7）

紅蝦色帶赤，產閩海，最利糟醃。肉堅而殼硬，耐久不壞，故也用磨爲醬，尤佳。揚州有一種蝦醬，皆磨小蝦爲



圖 6　清　海錯圖　第四冊第十五開　泥螺



圖 7　清　海錯圖　第四冊第四十三開　紅蝦

之，初作臭不堪聞，發過夏然後香美。

聶璜命名《海錯圖》，是否隱然有「山珍海錯」的意味在裏頭。

至於《海錯圖》中各種水產的產地來源，主要是東海、南海海域，海內有江浙閩粵滇……等地，海外則有琉球、淳泥等國，來自閩浙者尤多；第四冊裡有七種來自琉球，介紹說明如下。

《海錯圖》中的琉球文物

《海錯圖》中的琉球文物共計七種：响螺、巨螺、空心螺、雉斑螺、象鼻螺、八口螺、椶辮螺，分別繪製於四開七幅圖裡。本文既以介紹琉球文物爲主，且《海錯圖》中的琉球文物亦鮮爲學界周聞眾知，因此聶璜在《海錯圖》裡七種有關琉球文物的文字說明，包括「贊辭」在內，全文照錄，而後輔以筆者的簡單解說。

響螺（號螺）──响螺化蟹（圖 8）

响螺化蟹贊

响螺不响，少小無聲；老來變蟹，四海橫行。

海中之螺，不但小者能變蟹，即大如响螺亦能變，但不能離螺，必負螺而行，蓋其半身尚係螺尾也。海人通名之曰「寄生」，不知變化之說也。

响螺形長如角螺而無刺有瘤，南海出者多花紋，其殼吹之可爲行軍號頭，亦曰號螺。惟西番僧所帶者黃白花紋，瑩然如組如鱗，每清旦即吹法螺誦梵唄。其大螺大貝多產海西，今閩海响螺通如此狀，而琉球尤多。閩人張玉明，於康熙三十年過琉球，述其國捕得此螺，以繩懸諸空際，用炭火炙之，其肉自出；乃取其頭，切成大片乾之，貨於福省，僞充鰒魚；又以其尾醃浸久之，貯入磁甕。琉球磁甕係長樣，如竹筒式，乃以磁蓋，礪灰封之令固；又以草作辮，週甕紮之。上船雖橫直拋運，無損也。至福省售之，各肆名曰海胆，即此螺之尾也。其色綠而味美，蘸肉食，代醬甚佳。

首先，「海中之螺，不但小者能變蟹，即大如响螺亦能變」，螺能變蟹，這個說法當然是不科學的；聶璜在《海錯圖》裡有諸多類似的描述，這是最爲人所詬病之處，但這純屬當時人認識的侷限，不須以此怪責，亦非本文所要探討的。有關琉球需要探討者如下。

响螺不只產於閩海，而且「琉球尤多」，是否如此，需要請教福建與琉球的學者專家。「閩人張玉明，於康熙三十年過琉球，述其國捕得此螺」，康熙三十年（1692）不是冊封之年，可見福建與琉球之間，民間有往來，且應非個例，長年如此；其次，聶璜客閩期間，出於對海洋生物的興趣，不只觀察與琉球有關事物，而且似乎只要與琉球有關的人，不管是福建人或是琉球人，都有興趣認識乃至交往，這從以下的例子也可看出。「以繩懸諸空際，用炭火炙之，其肉自出；乃取其頭，切成大片乾之，貨於福省，僞充鰒魚」，炭烤之後風乾，我們看到了琉球人製作海物的一種方法；把炭烤風乾後的螺肉賣到福州，是否隨著朝貢貿易進行，還是朝貢貿易之外的行爲，這裡無法判定；最重要的是，「僞充鰒魚」，以次充好，甚至是賣假貨，在康熙年間已經充斥於閩琉之間的貿易往來。「又以其尾醃浸久之，貯入磁甕。琉球磁甕係長樣，如竹筒式，乃以磁蓋，礪灰封之令固；又以草作辮，週甕紮之。上船雖橫直拋運，無損也」，從這裡可以看到琉球將



圖 8　清　海錯圖　第四冊第三開　响螺

海產品賣到福州的貯運方式，且此一過程甚至可以做到沒有任何海損；至於長竹筒式的磁甕，不知道是否還可以在現在的琉球見到。「至福省售之，各肆名曰海胆，即此螺之尾也」，這所謂「尾醃浸」的海胆，當然不是現在的海膽，但是賣到各個店鋪，量應該不少。

巨螺（圖 9）

巨螺生大洋深水，歲月既久，魚不能食，人不及取；其殼堅厚，蠣房撮嘴，多寄生于上，益爲磈礧。琉球渟泥最多，故二國舊例，貢獻方物有螺殼。張漢逸曰，此鈿螺之大者也；琉球國多作壓載物，來其掩，即甲香也。福省巧工，車琢其殼爲盃，去粗皮後，帶綠色則曰鸚鵡杯；去其綠皮，珠光色則曰螺盃。至螺中心有圓紅處，則曰鶴頂紅。琢杯餘料爲調羹、爲搔頭，一切玩具諸飾甚多，其屑即爲螺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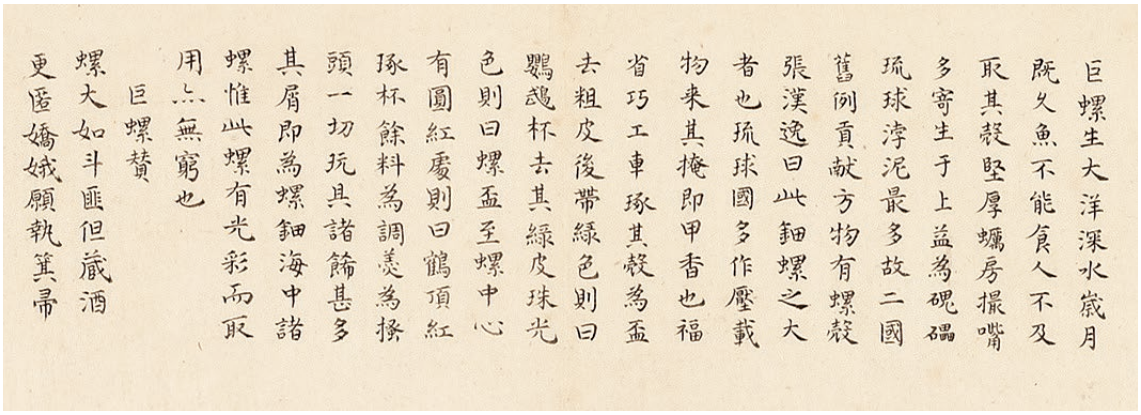

巨螺生大洋深水歲月
既久魚不能食人不及
取其殼堅厚蠣房撮嘴
多寄生于上益為磈礧
琉球淳泥最多故二國
舊例貢献方物有螺殼
張漢逸曰此鈿螺之大
者也琉球國多作壓載
物來其掩即甲香也福
省巧工車琢其殼為盃
去粗皮後帶綠色則曰
鸚鵡杯去其綠皮珠光
色則曰螺盃至螺中心
有圓紅處則曰鶴頂紅
琢杯餘料為調羹為搔
頭一切玩具諸飾甚多
其屑即為螺鈿海中諸
螺惟此螺有光彩而取
用亦無窮也
巨螺贊
螺大如斗匪但藏酒
更匿嬌娥願執箕帚

圖 9　清　海錯圖　第四冊第七開　巨螺



海中諸螺，惟此螺有光彩，而取用亦無窮也。

巨螺贊

螺大如斗，匪但藏酒；更匿嬌娥，願執箕帚。

巨螺，「琉球淳泥最多，故二國舊例，貢獻方物有螺殼」，聶璜認爲琉球產巨螺多，應無疑義，因爲他應該在福州的店舖等地見過，但「貢獻方物有螺殼」是否爲巨螺，則必須討論：首先我們在故宮《軍機處檔奏摺錄副》的清單裡，發現有兩件「粗螺殼」的記載（圖 10），[5] 根據「隨帶土產雜物」的文義解讀，應該只是隨著進貢朝貢貿易的貨物，不是進貢的方物；但是這兩件清單的數量分別是「六十筋」與「一千五百斤」，數量不少，「粗螺殼」有可能是各種貝殼類的統稱，不排除有巨螺在內。「此鈿螺之大者也；琉球國多作壓載物，來其掩，即甲香也」，巨螺到底有多大，聶璜沒有說明，無從得知，但可以作爲壓載物，應該是很大、很重的。此外，「福省巧工，車琢其殼爲盃，去粗皮後，帶綠色則曰鸚鵡杯；去其綠皮，珠光色則曰螺盃。至螺中心有圓紅處，則曰鶴頂紅。琢杯餘料爲調羹、爲搔頭，一切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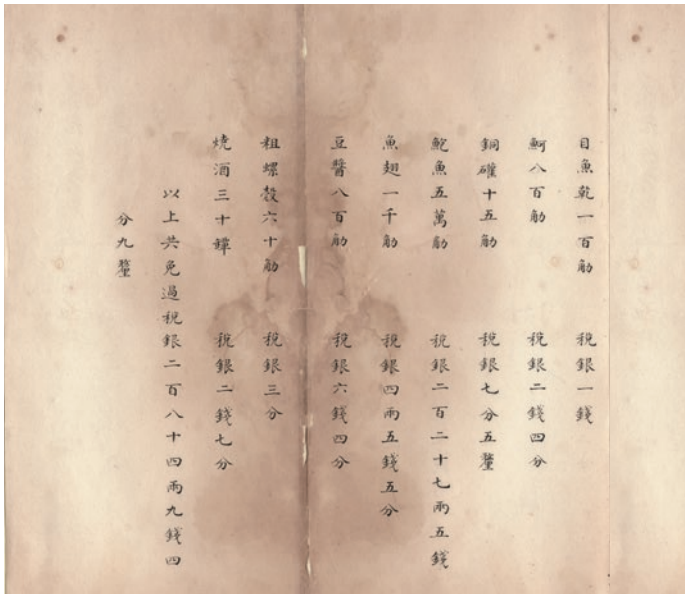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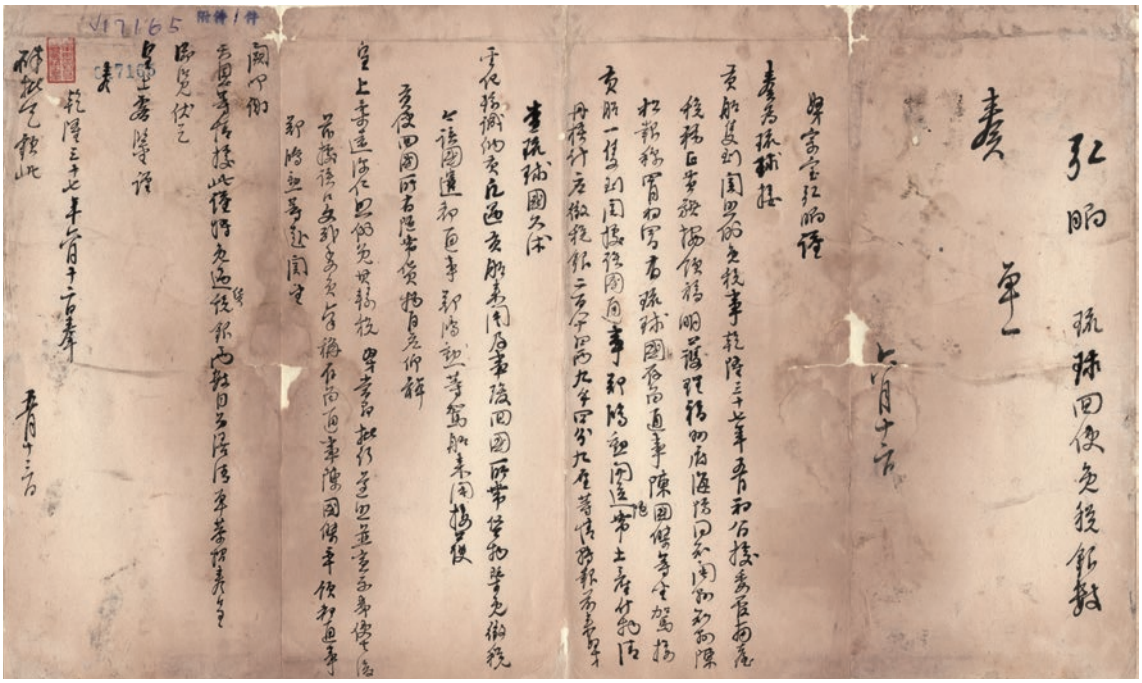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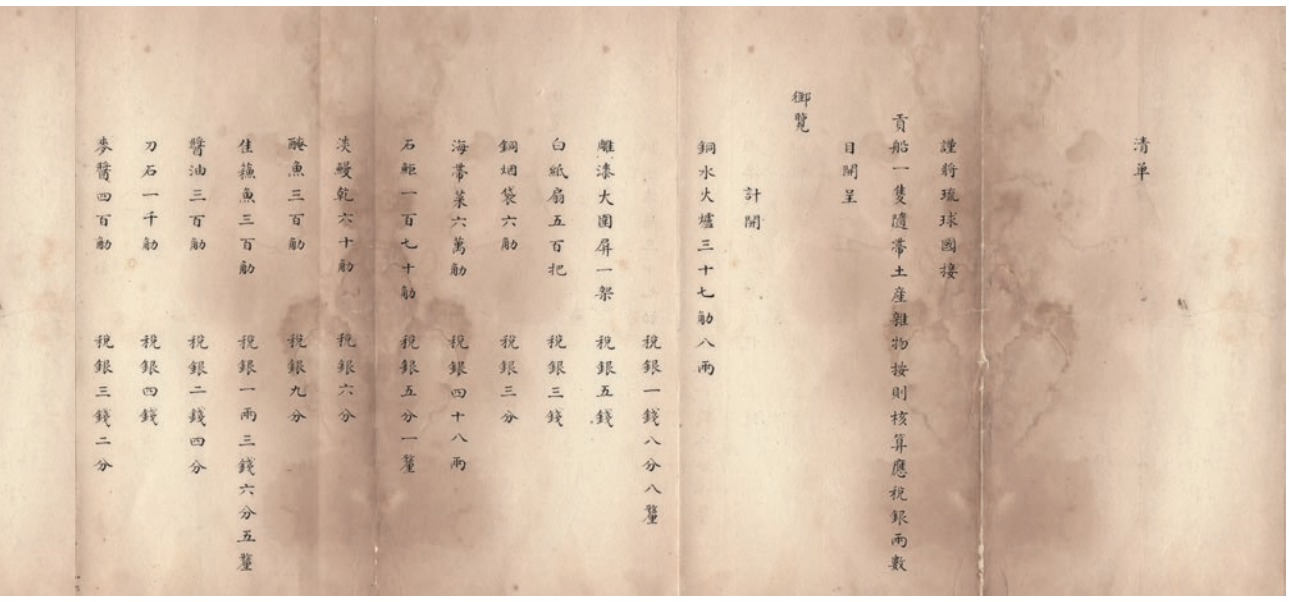

目魚乾一百觔　稅銀一錢
鮸八百觔　稅銀二錢四分
銅罐十五觔　稅銀七分五釐
鮀魚五萬觔　稅銀二百二十七兩五錢
魚翅一千觔　稅銀四兩五錢五分
豆醬八百觔　稅銀六錢四分
粗螺殼六十觔　稅銀三分
燒酒三十罈　稅銀二錢七分
以上共免過稅銀二百八十四兩九錢四分九釐

圖 10-1　清　弘晌　〈為琉球國貢船到閩其所帶土產什物應徵銀兩照例免稅由（附件：琉球國接貢船一隻隨帶土產雜物按則核算應稅銀兩數目清單）〉乾隆 37 年 6 月 12 日硃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017297

具諸飾甚多，其屑即爲螺鈿。海中諸螺，惟此螺有光彩，而取用亦無窮也」，福州的能工巧匠，從琉球進口巨螺殼爲材料，做出了多種器物，有鸚鵡杯、螺盃、調羹、搔頭等，更重要的是，巨螺顯然是螺鈿最重要的原材料，因爲「惟此螺有光彩」；從這段話的描述可知，聶璜不只對海產品有興趣，對於以此爲材料的各種作用之處，更賦予很大的關注，同時展示出在福州作客之時，有著廣泛的社會關係。





空心螺、雉斑螺（圖 11）

空心螺扁而白中帶微紅，狀如一虫之盤而虛其中，以繩貫之直透，見者莫不稱異。亦產外洋，予得之琉球舶人。

空心螺贅

螺本非錢，何以中空；見者愛之，比孔方兄。

雉斑螺產琉球海洋，其螺甚堅，紋如雉羽，華美可愛；至美者如斗，亦可作號螺。余客福建省城，見此螺玩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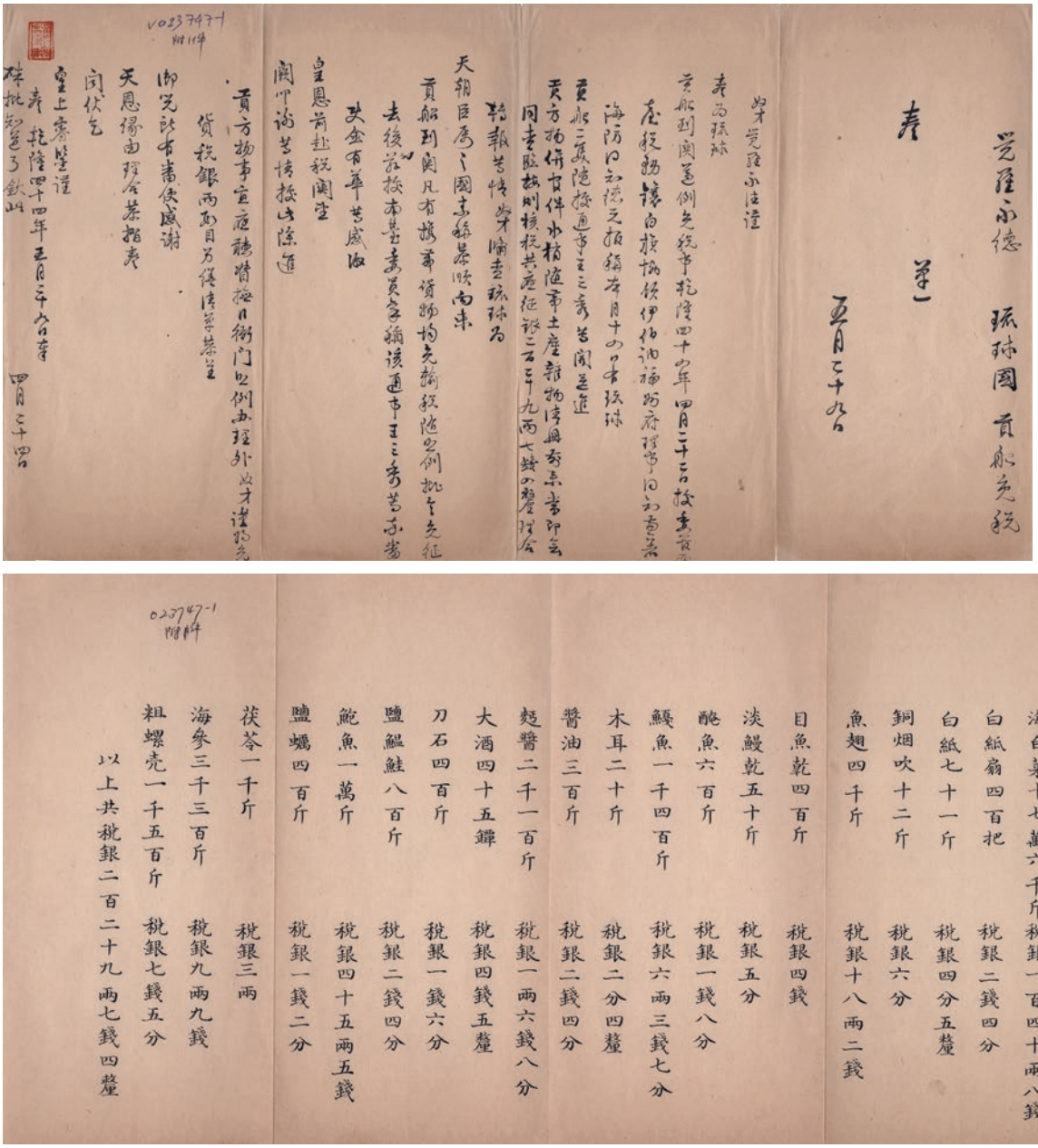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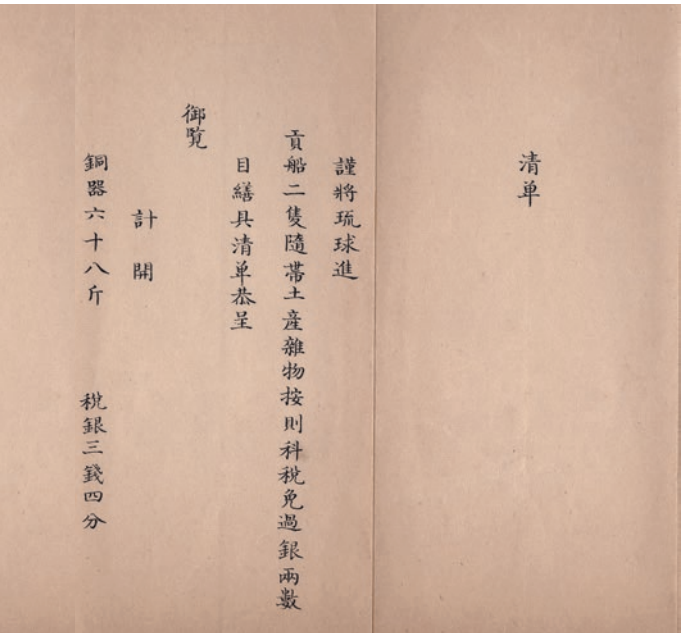


圖 10-2 清 覺羅永德 〈為琉球國貢船到關遵例免稅事（附件：琉球進貢船二隻隨帶土產雜物按則科稅免過銀兩數目清單）〉 乾隆 44 年 5 月 29 日硃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023929



圖 11　清　海錯圖　第四冊第十一開　空心螺、雉斑螺



圖之；然疑琉球產螺，不知何以如是其多，賈人曰：琉球窮國，無他珍異，魚腊而外，多以海螺、蚶殼壓載入南臺，而閩中始有。

雉斑螺贊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入海爲螺，斑紋如許。

空心螺，「螺本非錢，何以中空；見者愛之，比孔方兄」，似乎人見人愛，有著很高的收藏價值；聶璜也有收藏，「予得之琉球舶人」，與琉球船員也有交往。

雉斑螺，因爲「其螺甚堅，紋如雉羽，華美可愛」，聶璜作客福州見此螺「玩而圖之」；而螺大如斗的，甚至可以作爲號螺。又因看到



圖 12　清　海錯圖　第四冊第十二開　象鼻螺、八口螺、樓辮螺

福州市面上有許多來自琉球的海螺，不禁發出追問，而商賈的回答則是「琉球窮國，無他珍異，魚腊而外，多以海螺、蚶殼壓載入南臺」，從檔案文獻可知，「南臺」是福州海關所在，琉球貨物進入中國，官方規定的唯一關口，聶璜與常在南臺出入的商人也多有往來。

象鼻螺、八口螺、樓辮螺（圖 12）

象鼻螺其形如象鼻，產琉球海中，琢之可爲酒器。但諸螺肉，依殼盤曲，獨此螺肉，至半而止；止有一小孔，或拖細尾及之。

象鼻螺贊

象耕海田，麥浪望洋；其鼻爲螺，捲而不長。

八口螺，邊上冲出八嘴，式樣甚異；然質粗重而無光彩，不堪爲酒器、文玩，僅備螺名而已。亦名蠣螺，以其如八足也。閩海罕有，琉球洋中產也。

八口螺贊

人喜巧言，螺亦八口；使著螺經，定居其首。

樓辮螺，其形甚奇，摺疊之累累如樓辮，亦產琉球，不可多得。予珍藏一枚，依其式圖，恨拙筆不能盡其奇巧。

樓辮螺贊

此螺狀奇，形如樓辮；鮫人結成，世所罕見。

象鼻螺產於琉球海中，可以雕琢成爲酒器。

八口螺，琉球海洋中也有，雖然「式樣甚異」，但是「質粗重而無光彩，不堪爲酒器、文玩，僅備螺名而已」，因爲不堪爲酒器，也不能當文物把玩，聶璜對之沒有好的評價。至於椶辮螺，因「其形甚奇，摺疊之累累如椶辮」，且因產於琉球，不可多得，聶璜珍藏了一枚，即使已經依其式樣畫出圖譜，卻仍然「恨拙筆不能盡其奇巧」，可見得聶璜有多麼寶愛了。

結語

僅從《海錯圖》裡與琉球相關的七幅圖譜中的文字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一番圖像：（一）創作《海錯圖》的作者聶璜，對海洋水生動物有著極爲濃厚的興趣，而其繪畫天賦，促使他充滿強烈的欲望繪製了生動有趣的《海錯圖》，而此類創作在我國藝術文化中，是十分罕見的。（二）聶璜號閩客，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在福州住了多久，想必應該有數年之久；福州，作爲清代中琉往來，中國的唯一口岸，聶璜因爲對於水生動物的濃厚興趣，他很敏銳的觀察到，市面上有不少水產來自於琉球，也因此我們看到了《海錯圖》中的琉球水生動物圖繪。（三）我們知道，聶璜的足跡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東南半壁；同樣，當他作客福州之時，因著對於水生動物的愛好，他積極交往來往中琉之間的福建人，如張玉明，更結交了來到福州的琉球船員，也常在琉球入關的南臺一帶走訪，認識了一些商賈；這些廣泛的社會關係，讓他對於來自琉球的水產有著更多、更深刻的了解。

本院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退休

註釋：

1. 參見《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82%E7%92%9C/4096142（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7 日）。另《維基百科》作「聶璜單字存，號存庵」，應有誤，古人字不應只有一個字，參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9%94%99%E5%9B%BE（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7 日）。
2. 參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9%94%99%E5%9B%BE（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7 日）。
3. 關於《海錯圖》第四冊的詳細資料與說明可參見：吳誦芬，〈海錯圖〉，《故宮文物月刊》，363 期（2013.6），頁 66-73，本文不贅述。
4. 吳誦芬，〈海錯圖〉，頁 66。
5. 這兩件清單，參見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宗室弘晌與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覺羅永德的奏報（故宮文獻編號分別為 017165-A、023747-1-A），收入陳龍貴主編，《清代琉球史料彙編──軍機處檔奏摺錄副（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103（弘晌，〈琉球國接貢船一隻隨帶土產雜物按則核算應稅銀兩數目清單〉，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硃批，故機 017297，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頁 119（覺羅永德，〈琉球進貢船二隻隨帶土產雜物按則科稅免過銀兩數目清單〉，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硃批，故機 023929，國立故宮博物院藏）。